



新中國百科小叢書

馬 克 思

明 之 著



新中國書局發行





馬克思

明之著

新中國書局發行

# 馬克思

著者明之

出版者新中國書局

(東北現名光華書店)

發行者新中國書局

北平·天津·石家莊  
濟南·徐州·開封  
瀋陽·大連·哈爾濱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四九年七月再版一萬册(吉林)

# 目次

- 一 學生時代……………(一)
- 二 新黑格爾學派……………(七)
- 三 「萊茵新聞」……………(二一)
- 四 開始了流亡生活……………(二六)
- 五 共產主義者同盟……………(三三)
- 六 德國革命……………(三一)
- 七 在倫敦的生活……………(三八)
- 八 孩子們……………(四六)

- 九 「馬克思父親又回到我們當中來了！」……………(五三)
- 十 第一國際……………(五六)
- 十一 「資本論」的著作……………(六五)
- 十二 馬克思夫人之死……………(七五)
- 十三 「馬克思睡在這裏！」……………(八〇)

## 一 學生時代

十九世紀初期的德國還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一八一四年成立的德意志聯邦帝國中，包括着三十六個大小國家，其中做着盟主的最大兩個國家是普魯士、奧大利兩個帝國。每個國家在政治經濟上都是獨立自主的。那時已是在法國大革命以後，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的呼聲已經震撼了西歐，在英國和法國，資本主義已經開始發達，資產階級已經取得了政權地位，但是在德意志聯邦各國中，經濟與政治都還是很落後的。農村中還是濃厚地保存着封建制度，地主對於農民大眾的壓迫極其慘酷。城市中只有手工

業生產，機器工業到一八三〇年後才開始漸漸出現。所以資產階級力量雖然抬頭，但是還沒有英國、法國那樣的聲勢，封建地主階級仍佔着統治地位。在普魯士、奧大利及其他小國中都是君主專制政體，對內實施着黑暗的高壓統治。這許多國家之所以要結成一個聯邦，也就是爲了要對付國內與國外的革命運動。

近代人類中的最偉大的思想家，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導師——馬克思就是在這樣環境中生長起來的。

馬克思在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生在普魯士萊茵省的居里城。萊茵省在全德國中算是工業發達得最早的地區，所以連帶着其他各種事業也較爲發達。學校很多，居里城的高級中學算是辦得好的。馬克思就在這學校裏度



過他的中學生活。

有一次，這個學校的德文教師，出了一個題目，要學生作文。題目是：青年人怎樣選擇自己的職業。其中一個學生，這樣寫道：

我們往往不能自由選擇我們覺得適合於自己的職業，因為客觀環境在我們能夠決定我們以前，就已經決定了我們。

德文教師看了這篇文章，覺得非常奇怪。這篇文章不但寫得很好，而且，有許多地方非常新奇而特出，不是普通學生寫得出來的。

下次上課的時候，他介紹這篇文章給同學知道，並且叫它的作者站起來。這個學生，長了一頭又黑又厚好像絨毛一樣的頭髮，一對銳利的黑眼珠，面孔很闊，眼稍微短了一點，但身體強健極了，簡直像一個體育家。

4

他還沒有站起來，同學們便立刻知道這一定是馬克思的作品；因為，在這一班裏面，許多困難的問題，常常都是他回答出來的。

馬克思在中學裏的情形，沒有多少材料遺留下來。但遺留下來的這篇作文中的幾句話却是很值得注意的。大家知道，唯物史觀的科學理論是馬克思的理論貢獻中的主要一項。這個理論的最初的雛形，在少年的馬克思的心頭已經閃現了。

一八三五年的夏天，在他十七歲的時候，他從高級中學畢了業。根據他父親的意思，他進邦恩大學學法律。——他的父母都是猶太人，父親是個很有才幹的律師。

在進大學的第二年，他和從幼年時就相熟的一個女朋友——燕妮訂

婚，燕妮的父親是個貴族，因此她要算是一個出自「名門」的小姐。而且長得非常美麗，以她的家庭地位，本來可以和貴族子弟聯姻。但她愛上了這個出自猶太人平民家庭的少年。這親事顯然是燕妮的家庭所反對的，因此她瞞着父母和馬克思訂了婚。她的確是準備好了去迎接各種不可測的困苦艱難的。

馬克思在邦恩大學，只讀了一年，第二年就到普魯士的首都柏林去進柏林大學。在柏林大學，依從他父親的要求，繼續學習法律。但他自己對法律並沒有很大的興趣，他的興趣在歷史和哲學上，他把法律的研究只是作為研究歷史和哲學的附屬工作。

在封建專制主義統治下的大學教育自然是沒有什麼充實的內容的。對

6

於那些學究式的講演，是馬克思所厭惡的。在大學裏，他實際上是進行着獨立的自學。他認真而廣博地自動吸收着各方面的知識，培植着他的思想能力。在柏林大學九個學期中，他只選習了十二種功課，而且對這十二種課程，他也是很少去聽講的。

在柏林大學裏，馬克思度過了他的二十歲生日（一八三八年），也就在他二十歲的這一年，他的父親死了。同是在這一年，他參加了「青年黑格爾派」，開始了他一生思想鬭爭的第一步。

## 二 新黑格爾學派

黑格爾是十八世紀末期最大的哲學家，曾經在柏林大學講學多年。當馬克思進柏林大學時，他已經死了（他死在一八三一年）但這時他的思想還是德國的思想界的中心。

黑格爾的思想基礎是唯心論，包含着很反動的成分；而另一方面，他的思想中又包含着辯證法的觀點——就是認為一切事物都是在變動發展着的。這後一方面是有進步革命的意義的。不過在黑格爾的全部思想中，這進步革命的一方面是受着那反動的思想基礎所約束的。

在黑格爾死後，他所留下來的思想，就向分裂的兩方面發展：一方面，在封建專制政府看來，那種認為一切事物都在變動發展的觀點是很「危險」的思想，所以在反動政府的扶植下就出現了右翼的黑格爾學派，竭力發展黑格爾思想中的反動成分，剷除掉其中的進步、革命的觀點；另一方面，這時德國的資產階級雖然很弱，但已開始出現了一批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他們企圖和封建的反動的社會制度進行鬭爭，也從黑格爾的思想中尋找他們的思想鬭爭的武器，——這就是馬克思在柏林大學中所參加的「青年黑格爾派」。

「青年黑格爾派」是由一些大學講師，中學教師和著作家們組織而成的。馬克思參加的時候，雖只有二十歲，但不久便成爲這一派中的重要人

物。這個組織的領袖人物布魯諾·波爾，尤其器重他，說他是一個最好的同志。

「青年黑格爾派」出過不少書籍和雜誌，但他們的進步性畢竟還是極有限的；他們只是從黑格爾思想中抽出一些比較進步的結論，拿來批評宗教。雖是這樣，已經引起了反動政府的注意，因為宗教正是封建專制統治所利用的一種工具。那時，政府對出版物的檢查是很嚴格的，「青年黑格爾派」不能出版雜誌，只能出一本一本的論文集，就是爲了避免檢查官的注意。

因爲柏林大學是在反動政府直接統治之下，所以布魯諾·波爾很想轉到邦恩大學去當教授，還打算叫馬克思在柏林大學考得學位後，也到邦恩

大學去任教職，共同來喚起一個進步的思想運動，並且出版一個急進的雜誌。但這個計劃結果也失敗了。

普魯士頑固的教授們，一起聯合起來反對波爾。當地的文化大臣伊奇宏更是一個反動的壞蛋，在他策動之下，邦恩大學神學院反對波爾在邦恩大學做教授，理由是他將會擾亂了神學院諸和一致的傳統。同時，這個文化大臣伊奇宏特意又派了一個老朽昏庸的反動哲學家謝林到柏林大學來做教授。在這情形下，已經在柏林大學住了四年的馬克思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決定不讓文化大臣及其走狗們有折磨他的機會，便放棄了柏林大學，轉到一個處地較小的大學葉那大學中，並且考得了博士學位。——這是在一八四一年。



### 三 「萊茵新聞」

馬克思雖然取得了博士學位，但要在任何一個大學中得到自由講學的教職仍不可能。官方檢查制度更嚴格了，創辦一個急進的理論雜誌的計畫也只好擱置。連原來的一個由「青年黑格爾派」的路格所主辦的霍里年刊也被禁止發行，只好換一個出版地方，改名爲德意志年刊。馬克思就在這年刊上寫文章，從思想理論上向官方的神學家和所謂黑格爾正統派進攻。

一八四二年四月，馬克思寫了一篇批評當時的檢查制度的論文，投稿到德意志年刊上去。這篇文章被檢查官扣掉了。由這時起，馬克思的文字

工作是更直接和政治鬭爭聯結起來了。

馬克思光芒四射的文字，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德意志年刊的編者路格雖然比馬克思大十六歲，也很敬重他。一八四二年十月他便請馬克思擔任了他在科崙所辦的萊茵新聞的總編輯。

萊茵新聞原來只有定戶八百八十五個，馬克思接任編輯以後一個月，定戶數量激增爲一千八百二十個，以後又一躍而爲三千二百個，銷數直線式的上升。馬克思在這上面，接連不斷的對於當前政治的黑暗發出猛烈的攻擊，有一次還發表了一份性質極其反動的國王結婚證明書的抄本，那個證書是束縛婚姻自由的。發表以後，人民大眾大起反感，紛紛責難政府。弄得國王大怒，要求萊茵新聞把投稿人的姓名發表出來，否則立刻封禁。

這件事，雖然由於人民的激烈反對沒有成功，然而對於萊茵新聞的檢查由是更加嚴厲了。

馬克思一面應付四面八方對他的攻擊，一面還要應付檢查老爺。他常常在一些重要的文字當中，夾雜許多無關重要的文字，而且還要在上面諷刺地寫道：

檢查先生，你要是把這篇文章檢查掉，我們的報紙就出不來了。

檢查老爺被他弄得眼光繚亂，頭痛萬分。陰謀計算馬克思的念頭便更加強了。

一八四三年，萊茵當局決定要封禁萊茵新聞。「如果你們不想封禁也可以，」他們說，「必須改變態度。」

報紙的多數股東們都主張改變態度，向政府妥協。但這是馬克思所不能做的。三月十七日他便辭掉編輯的任務了。

「我不能降低自己，」他說，「偽善，屈服，都是我厭惡的！」

當馬克思離開萊茵新聞時，當地的報紙檢查官報告上司說，「現在我只要用原來的四分之一的時間就可以做完我的檢查工作，馬克思既然已經離開，我們可以讓萊茵新聞繼續出版了。」可見當時馬克思在反動統治者看來，已經是一個何等可怕的人物。

不足半年的編輯萊茵新聞，雖只是馬克思一生事業中的一個極小的發端，但這個發端對於馬克思卻也有很重大的意義。因為在這以前，他究竟還只是在大學中的理論研究者，萊茵新聞的編輯工作才使他進一步直接接

觸到各方面的現實政治問題，展開了在現實問題上的鬭爭。在實際鬭爭中的鍛鍊，更使他在思想理論上向前跨進了一步。他漸漸能看出「青年黑格爾派」只是代表着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的思想，他們對於黑格爾的反動唯心論的思想基礎，還不敢澈底地加以摧毀。在實際政治問題上，像馬克思的老朋友布魯諾·波爾還對於反動政府保存着某種幻想。這種新的認識使得馬克思不能不衝破「青年黑格爾派」的思想範圍，更向前進。

這時馬克思一方面既受到反動政治的壓迫，一方面又和他的老朋友波爾等人在思想上漸漸分離，於是他幾乎一時陷於四面圍困、到處碰壁的情況下。然而他一點也不畏怯，不退卻，他要去開闢更廣大的思想鬭爭和政治鬭爭的遠景。

## 四 開始了流亡生活

一八三五年馬克思和燕妮訂婚以後，到一八四三年，整整七年，一直遲遲未曾結婚。在學校裏，馬克思還沒有建立獨立的經濟生活，所以不能結婚。畢業以後，他雖然做了萊茵新聞的編輯，可是經濟情形並不很好；而且，他又有一種脾氣，看見朋友甚或是不熟識的人，生活過的很悲慘，便會毫不猶疑的接濟他們。

馬克思辭掉萊茵新聞編輯以後，生活自然更不安定了。有一次，他和路格偶而談起燕妮，他很感慨的說：

「我很對不起燕妮，我只顧自己的工作，七年了，都不曾和她結婚。」

路格安慰他：

「不要緊，我幫忙你。」

路格是相當有錢的。不久以後，他投資六千台勒（德國錢幣單位，每台勒合三馬克）來作文藝書店的股東，並且在巴黎出版德法年刊，請馬克思做編輯，薪水是五百台勒。

一八四三年六月十九日，馬克思靠了路格的幫助，才能和燕妮結婚。結婚以後，他在岳母家裏住了幾個月。十一月中旬，他便和燕妮一起到巴黎去了。

馬克思在巴黎，繼續不斷對德國普魯士政府批評攻擊。因此普魯士政

府對他痛恨入骨，把他視作眼中釘，不拔去不安心。他們曾經陰謀驅逐馬克思離開法蘭西，但沒有成功。德法年刊出來以後，普魯士政府便誣陷這個刊物犯了叛逆之罪，在邊境派了人，大量沒收德法年刊。這個刊物的資金原來少得可憐，被大量的沒收了以後，就無法再出版了。因此，德法年刊的第一期，也就變成了最後的一期。

然而，馬克思並沒有氣餒。他的思想正在大踏步前進。在德法年刊第一期上，他發表了兩篇文章；從那裏可以看出他已經澈底地進行了對黑格爾的唯心思想的批判，建立了唯物論的思想基礎。在「青年黑格爾派」中還有一個費爾巴哈，也已曾提出了唯物論的思想，但是費爾巴哈既不能把黑格爾思想中辯證法的成分汲取過來，又不能把唯物論思想貫徹到社會歷



史問題上去。而馬克思這時不但批評了黑格爾，而且超過了費爾巴哈的影響，他開始提出了新的進步的哲學體系和思想方法——辯證法唯物論與唯  
物史觀了。

那時的法國已經經歷過多次的革命風暴，大資產階級掌握着政權，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思想已在勃興。這種情形對於馬克思思想的發展是很好的條件。

他一方面辛勤寫作，一方面閱讀大量書籍，辛勤地研究法蘭西革命，不但徹底地研究了法國資產階級革命，而且研究正在初舉着的無產階級及其革命鬭爭。他的妻子半夜醒來，看見他埋頭在燈光下，全神貫注的閱讀什麼，常常勸止道：

「好了，早一點休息吧，明天早一點起來再看。」

「好，」馬克思點點頭，「我馬上好了。」

燕妮不久便睡着了，過了一會醒轉來，馬克思依然坐在那裏。

「不要看了吧，」燕妮又勸告說，「天都快亮了哩！」

「好，好，是，是，」馬克思連連答應。

不久天亮了，燕妮爬起床，她第一眼看見的是馬克思還坐在老地方，精神貫注地讀着或是寫着什麼。有時候，馬克思能夠接連三四天這樣不分白晝黑夜的辛勤工作着。

那時，馬克思所寫的稿子，大多數發表在一個半週刊前進上。一八四四年，西里西織工暴動，很多人小視它，說它沒有政治中心。馬克思站在

工人一面，猛烈地駁斥這些論調。

「只消看一看織工們的歌曲，」馬克思說，「看一看無產階級反對私有財產社會的尖刻有力，直率無情，就可知道，別底那些運動全是專一反對工廠家的，反對那有形的敵人的。但是這一次運動卻是也反對銀行家，那無形的敵人的。」

前進上這種尖銳激烈的言論，已經頗使當局頭痛。它同時又刊載了許多攻擊普魯士政府的文字，又使普魯士政府更不得想法打擊它。於是，挑撥法國的資產階級政府壓迫前進。一八四五年一月十一日，許多在前進上發表文字的人，都接到了法國政府的驅逐令，馬克思也是其中一個。

馬克思在巴黎住了一年多，這一時期，是馬克思一生重要的轉變時

期。他獲得了許多豐富的經驗和刺激，特別在思想上，獲得了重要的啓示。然而還有一件事，對於他的一生是有重大意義的，那就是一八四四年九月，一個德國青年，恩格斯，來會晤了馬克思，而且成爲馬克思一生最忠實的朋友，最好的合作者。在他們兩個人中間，以共同的事業爲基礎的崇高親密的友誼是永遠可以令人感動的。

## 五 共產主義者同盟

馬克思離開巴黎，到比利時的京城布魯塞爾去的時候，已經有一個女孩，一個男孩了。他剛到布魯塞爾，警察局便派人來請他。

「對不起，請你到局裏去一次。」

馬克思去了。警察局給他一張聲明書，要他聲明在布魯塞爾決不印行攻擊比利時政治的任何文件，要他簽字。馬克思考慮了一會，便答應了。因為他想到，在目前情況下，他沒有做這種工作的可能的。

普魯士政府對於馬克思的壓迫，一直不曾停止。馬克思在布魯塞爾住

下不久，普魯士政府便又要求比國驅逐馬克思。因此，馬克思在十二月一日宣佈脫離普魯士國籍，使得普魯士政府的要求無法實現。

次年（一八四五年）春天，恩格斯也到了布魯塞爾。他們一起去考察英國的情形。當時的英國是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恩格斯曾在英國住過幾年。由於恩格斯的介紹，馬克思接觸到了一些英國的社會主義者。在英國作六個星期的逗留後，他們又回到布魯塞爾，進一步從事他們的事業。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階級出身上說，都不屬於無產階級，他們的思想也都是從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思想開始，但是他們在思想上，不約而同地達到了一個結論：只有無產階級的解放，社會才能高度的發展。德國、英國、法國這歐洲三大國家中所得到的經驗，使他們懂得資產階級革

命的意義，懂得了正在展開着的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鬭爭。他們共同的開始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動堅決地轉向無產階級的立場。

在開始新的鬭爭時，就有必要把舊的時期作一清算。馬克思、恩格斯兩個人在由英國回到布魯塞爾後，開始合作寫了一部名著：德意志觀念形態。在這本書裏，全面批評了『青年黑格爾派』，和當時德國的其他流派。照馬克思自己說，這樣的批評，『其實就是清算我們已往的哲學思想』。而通過這樣的批評，就使他們的立場明確地顯示出來了。

當時在歐洲各國中，自命為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人已經很少，但其中卻有不少人其實不過是把小手工業者的或小資產階級的混亂的思想，加入到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名義之中。爲了使工人運動能夠有正

確的方向，就必須糾正這種種混亂觀念，建立無產階級的正確的革命理論。在恩格斯的助力下，馬克思擔負起了這個任務。馬克思特別認真地批評了普魯東，因為以普魯東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在這無產階級運動初盛期是最足以使陣營混淆的一種思想。

和理論工作的進行同時，馬克思又展開了社會主義運動的實際組織工作。當時各國已分別有了些社會主義者的小團體，布魯塞爾的環境比較最適宜於建立國際聯絡。馬克思在理論上的建樹使得他成為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中心。在布魯塞爾成立的德國工人協會，是馬克思直接領導組織的。這時在倫敦本來有一個正義者同盟的組織，那雖然是共產主義者的團體，但成立了好幾年，其活動好像是一個帶陰謀性質的祕密團體。一八四七



年，馬克思和恩格斯被邀請參加這組織，他們同意了。他們的參加使它的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從一個祕密的團體變成了團結各國共產主義者和教育與領導各國工人運動的組織。這個同盟後來改名為共產主義者同盟。

一八四七年底，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時，推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篇宣言，說明共產主義的基本原理。這便是舉世聞名的共產黨宣言（出版於一八四八年二月）。這個宣言指出了無產階級為實現共產主義鬭爭的目標，和實現它的戰略策略，它是馬克思主義第一個具體的結晶。那篇宣言的最後一句話是：

全世界的工人聯合起來！

馬克思的思想，在這裏顯現得更清楚、更成熟了。

共產黨宣言發表以後，馬克思的名字，在資產階級當中，變成更加可惡的東西了。這篇宣言的發表恰恰是在法國二月革命前不久。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四日，法國資產階級政府被革命推翻了，革命的風暴立刻威脅着歐洲的一切國家的統治階級。布魯塞爾當局，對於馬克思的居留，更其恐懼。他們唆使軍隊驅散一切公共集會，派出大批警察，四處搜捕革命的流亡份子。

那天晚上，馬克思正在寫一篇關於法蘭西革命的文章，警察突然光顧了。他們的態度，比之馬克思剛到布魯塞爾他們來請他去時，凶橫得多。他們不但拘捕馬克思，而且把馬克思的妻子——燕妮也拘捕去了。

「爲什麼？」馬克思大聲抗辯說，「如果我犯了罪，那就拘捕我好了，

爲什麼要牽連我的妻子呢？」

「上面這樣命令，我們是照命令辦事。」

馬克思和他的妻子被捉到警察局，受到很暴虐的待遇。他們還把燕妮關在專門監禁妓女的牢房裏，這是一個很大的侮辱。消息傳出來，許多工人，進步的市民，都很憤慨，一致起來責難當局。結果布魯塞爾當局爲了平息民衆的憤慨，把負責拘捕的警官撤職，釋放馬克思和他的妻子，把他們驅逐出布魯塞爾。

馬克思決定到巴黎去，他既要親自看看革命後的法國狀態，也受了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委託，在法國建立新的國際領導機構。不久，他和恩格斯便在巴黎成立了德國共產主義者俱樂部，而且積極的慫恿會員們回到德國

去，進行革命運動。

「這是時候了，」馬克思對他們說，「坐看革命是不能成功的！」

法國革命的風暴立刻影響到了德國。三月裏在奧大利首都維也納和普魯士的首都柏林相繼發生革命。但這時期歐洲各國無產階級究竟還沒有十分強大的獨立力量，在法國革命中，法國無產階級雖然出了力，但幾個月後，資產階級就回頭來對革命工人實行大屠殺。在德國，革命是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質，而工人階級的力量則不如法國，至於資產階級，在革命中一開始就表現着妥協的態度。馬克思並沒有幻想立刻在德國發動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但他相信，必須發動工人大衆參加民主革命，這樣來提高他們的組織程度和政治覺悟程度，以爭取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

權，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然後把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在他勸員下回到德國的許多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會員們，的確起了很好的作用。他們散開在各個地區，在羣衆中，積極地推動了革命。

三月裏，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一些同志，也回到萊茵地帶去了。這是德國最進步的地區，他們要在這裏，建立推動革命的據點。

## 六 德國革命

馬克思回到德國的第一件事，就是設法再在萊茵區建立一個報紙。一八四八年六月一日，新萊茵新聞在科倫城出版了，馬克思作了主筆，恩格斯和烏爾伏的幾個人做了編輯部的職員。

一八四三年，馬克思曾經在科倫任萊茵新聞的總編輯，五年以後，馬克思又在舊地充任總主筆了。然而經過這五年，馬克思的思想有了極大的不同，這報紙的性質和作用也和以前有了很大的差異。現在，新萊茵新聞是在德國革命中唯一的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的報紙。他不但大胆的猛烈地

攻擊封建的君主貴族和地主階級，而且對於在革命中已經叛變了人民的資產階級，也無情地加以揭露。這份報紙，在馬克思領導下，充份地起了教育和組織廣大羣衆的作用。

在新萊茵新聞出版以後，馬克思又在科倫領導建立一個民主主義協會，一個是工人協會，一個是雇主雇員協會。每個協會都擁有數千會員，馬克思是組織者與領導者。

報紙出版才三個月後，遭受到一次大破壞。九月裏，在科倫有一次羣衆運動，幾千羣衆湧到了街上。反動的普魯士政府一向認爲科倫的民主組織和新萊茵新聞是極端『危險』的東西，這時就把全普魯士三分之一的軍隊都調到萊茵區，在科倫城宣佈戒嚴，乘機勒令新萊茵新聞停刊。

雖然在半個月後，報紙又恢復出版了，但這一次打擊的影響是相當大的，原有的編輯部的人手大多被迫跑到了國外，而且經濟上發生了絕大的困難，因為這張報紙的經費是募集的股份，股東們看到這張報紙的遭遇都紛紛跑開了。雖在這種情形下，馬克思仍然毫不氣餒，千方設法，四處活動，要使它復刊。『一個報紙對於我們太重要了，』他說，『我們不能讓他夭折。』

他把他父親留下的一點遺產，大約有七千台勒，用來作復刊的經費。這件事，一直到他死，他從來不給人提起，只有很少幾個朋友知道新萊茵新聞復刊後的經費是靠着誰維持的。

十月十二日，新萊茵新聞便又在科倫出現了。



復刊後的新萊茵新聞，並未因反革命派的壓迫而稍稍妥協，它反而比以前更尖銳，更有力，更堅定的站在革命羣衆的前面了。一個站在反革命派方面的報紙，曾經這樣指斥新萊茵新聞：

……你們吃了豹子胆了麼？竟敢上至國王、總督，下至警察，所有神聖不可侵犯的一切，都瘋狂地攻擊！……

新萊茵新聞這種英勇戰鬥的姿態，自然是反革命派不能容忍的。於是司法部訓令科倫的檢查官，叫他把新萊茵新聞上的一些激烈的文章，一篇一篇提出來控訴，說它們煽動武裝叛亂。但檢查官在這些文字中，怎樣也找不出說得響的『罪名』，最後只得宣判無罪。但到了二八四九年五月，政府終以『危險傾向』爲罪名，封禁了報紙，並且驅逐馬克思出境。

五月十九日，新萊茵新聞用紅色印出了最後一期。馬克思在那篇告別的論文中充分表現出革命者在反動勢力下的不屈精神，也表現着在暫時的失敗後，對於勝利前途的堅定信心。全文末後，他向讀者宣佈，報紙雖然被迫停刊，但參與這報紙編輯的工作者的共同誓言隨時隨地都在，那便是「工人階級解放」。

德國的革命由於主觀客觀條件的限制而失敗了。封建統治勢力在這革命過程中並沒有受到大的損害，軟弱的資產階級已向封建統治勢力屈膝，而工人階級與廣大農民繼續在新舊統治者的壓迫下面。然而這革命的兩年，並不是白過了。普、奧各國的工人，在兩年中一次次進行着鬪爭，每一次都比以前更加強、更顯出獨立的力量。革命教育了廣大羣衆。通過

這次革命，德國的工人階級加速度地成熟起來了。在這中間，馬克思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馬克思親自參與了革命，在革命風暴的中心位置上發揮宣傳、組織與鼓舞的力量。這種經驗反過來，對於馬克思的思想的更加成熟也顯有極重大的關係。

## 七 在倫敦的生活

從德國被逐出後，馬克思回到了巴黎；然而法國政府不允許他住在巴黎，於是，他只有到英國倫敦去。他到巴黎時，他的妻和兒女並沒有跟他在一起。她們想來，然而，馬克思連給她們的路費都張羅不到。

「我希望她們能來，然而，路費呢？安家的款子呢？」馬克思對朋友感慨地說。

當新萊茵新聞停刊時，全部報館的財產勉強夠用來辦結束。他自己的路費和他的家庭留在科命的生活費是靠了他的妻子變賣了一些首飾張羅過

去的。

在以前，馬克思一直被窮困糾纏着，以後窮困也永遠沒有離開過它。然而，窮困好像是一塊磨金石，它愈磨折馬克思，馬克思便越發光燦，越發堅強。

馬克思好容易把他的家小接到倫敦，那時他已經有三個孩子了。他在倫敦住了沒有多久，便寫信告訴恩格斯，他們應該在倫敦辦一個刊物。恩格斯接了信便來倫敦，設法向外面招募股東，籌措資金，出版了新萊茵評論。但這個刊物並沒有維持好久，出到第六號，便因為經濟困難而終止了。

在這期間，共產主義者同盟裏面，漸漸顯出分裂的徵象。少數的人，

漸漸脫離了社會主義和唯物論者的立場。關於這，馬克思曾經說過這樣的話：

少數派的武斷來替代批評的觀察，以唯心論的態度來替代唯物論的態度，這是我們不能容忍的。

這種分裂，後來愈演愈激烈。站在馬克思一面的，一個名字叫做斯克拉的年青同志，甚至要和反對派的一個激烈份子決鬥。馬克思知道了，立刻斥責他說，「不，不能，這種愚蠢的事不是我們應該做的！」斯克拉沒有聽他的話，還是暗暗跑去和那人決鬥，結果被打傷了。

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破裂，變得無法彌補的了。到了一八五二年，共產主義者同盟終於宣佈解散。然而，在解散以前，馬克思完成了極重要的工

作：他一面毫不容情的揭露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面目，使得工人羣衆和同志不受他們宣傳的影響，一面把工人、農民、雇主們所組織的團體分子團結在自己一方面來，使他們繼續站在爲社會主義鬪爭的前線。

馬克思住在倫敦三十多年，一直到死，沒有長時間的離開過，在那一段日子裏，窮困窘迫着他，可以說沒有讓他喘過氣。一八四九年十一月生出來的第四個孩子，是一個男的，叫做基度。由於生產前後生活的困苦，營養不足，那個小孩的體質特別壞。他的母親常常含着眼淚對人說：

「唉，這小天使真可憐，生下來總是哭，總是病，他從來沒有好好地睡着一晚，每一次睡覺總不過兩三個鐘頭，唉，可憐！」

這個孩子活不滿一年，便病死了。

生活的困難，一天一天嚴重起來。他們開始把東西拿去典當，後來發覺，拿去典當的東西總是沒有希望贖回來的。於是，他們索性把東西拿去賣了過日子。漸漸東西也賣完了。有一次，一個朋友去看馬克思，他看到馬克思家裏的樣子，知道馬克思境遇一定很不好，臨走的時候，便邀馬克思一起去吃飯。

「走吧，我們到外面去吃飯去！」

出乎意外的，馬克思竟然拒絕了：

「不，我不去！」

「爲什麼？你怎麼也講起客氣這套東西來了？」

那個朋友奇怪起來，堅決地拉他出去。但馬克思坐在椅子上，不肯站



起來。後來沒有法子了，才說：

「對不起，我沒有鞋子走路！」

他舉起腳，那對鞋子破得簡直只有一根鞋帶和半截鞋底了。

這種情形，並不希罕。天冷的時候，馬克思常常抱了被坐在牀上工作。有些不清楚馬克思的生活情形的朋友，驟然看了，往往吃驚起來：

「哎啊，你害病了嗎？」

馬克思沒有害病，他只是窮得連身上的衣服都拿去賣了，吃了。

一八五一年三月，馬克思的妻子——燕妮又生了一個女孩，但這女孩也沒有活得很久，第二年的復活節，她便死了。

這小女孩是由於害重氣管支炎死的，死得很慘。重氣管支炎對於小孩

是一種很危險的病，但不是不可醫治的病，然而他們沒有錢請醫生，只能眼睜睜看着她死去。因為這病會傳染人，所以晚上馬克思和他的其餘的孩子便睡到前面的房間。整整三天，那小女孩無日無夜地和死掙扎着，哭着，叫着，那聲音真使馬克思心碎。最後她死了，沒有一個錢埋葬她，還是隔壁一個好心的法國人給了他們兩磅錢，他們才能買到一副小棺材。棺材太短，要把身子折轉來才放得下，這種悲慘的情形到了多末可怕的程度啊！

在馬克思這種困苦的生活中，恩格斯是最支持他，最肯爲他犧牲的一個。沒有他，馬克思後半生生活怎樣支持得下去，是很難揣度的。恩格斯爲了他，自願在商業公司裏工作，因爲這樣，他才能夠有寬裕的經濟能力來幫助馬克思。馬克思對於別的朋友，從不輕易告訴他自己困苦的境遇，

對於恩格斯卻沒有顧忌。他有一封信給恩格斯說：

像這種情形差不多生活不下去了。

又有一封信說：

我底狀況現在已經到了這種有趣的地步：我不能再出門，因為衣服都在當舖裏，我不能再吃肉，因為沒有人肯除了。

接到這樣的信，恩格斯總設法弄一點錢來，把困難解決了，使得馬克思能夠安心工作。

## 八 孩子們

在那種困苦的生活中，馬克思並未稍稍停止對於強大敵人的攻擊。他日日夜夜辛苦地工作，他替美國最大的刊物紐約民聲和英國大憲章派的報紙不斷的寫稿，他的名著路易拿破崙的霧月十八——批評拿破崙第三變的歷史著作——也是這個時期的作品。

然而，他的強健的身體，明顯地被這種堅苦的工作破壞了。他變得時時生病，特別是痔瘡常常痛得他無法工作。他的孩子，常常阻止他這樣不分晝夜的工作。特別是星期日，他剛想拿起筆，做些什麼，他的孩子立刻

爬上他的身上：

「不，摩爾人，不許做！」

因為馬克思的頭髮和鬍子都是黑的，他的孩子便給他起了這個綽號：  
摩爾人。

「不，好孩子，我一會兒就好了。」

「不，今天是星期日，不許做！」

「好，馬克思站起來，「今天我是你們的？」

於是，他便隨便讓小孩子拖到那裏是那裏。他非常聽從他的孩子，他常常愛說這句話：「孩子是最會教育父母的！」

孩子們常常帶他到罕普斯兌荒原去，這是在倫敦的人很喜歡的地方，

離馬克思的家又不很遠，所以他們時常到這裏來。荒原上幾乎沒有什麼建築，這裏那裏都佈滿了花和樹。一到那裏，馬克思便隨着小孩子叫鬧，奔跑，如果沒有那把黑鬍子，他簡直也像一個小孩了。

有一次，毛栗子熟了，孩子們爬上去摘，他也摘，孩子們對他說：

「嗨！摩爾人，我們來比賽吧，誰摘得多誰贏！」

他果真和他們比賽起來。但毛栗子上有刺，摘了以後，他的手痛了幾  
天，不能工作。

回家的時候，他時常背誦當時德國大詩人海涅的詩，或者是英國大戲  
劇家莎士比亞的有名的句子。馬克思青年時候對於詩是非常愛好的，一直  
到現在，他在工作餘閒的時候，也是拿閱讀詩和文藝作品，或者做數學題

作爲休息。事實證明，他是一個非常優秀的文藝批評家，他對巴爾札、克左拉、歌德等人的批評是辯證唯物論的文藝批評的模範。他還寫了一些關於數學方面的作品，也是很被人重視的。

在回家的路上，他背誦了一段後，他的妻子便接着唸一段。這樣一對一答地唸到家裏。

這是一幅何等動人的景象！馬克思的家庭無論陷於如何窮困的境地，都充滿了天倫的快樂！

然而，一八五五年三月，他的九歲的兒子愛加又死了。這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孩子，他的未能發揮的才智尤其像他的父親。當他斷了氣時，他的母親橫在他的屍體上，悲慟地大哭。馬克思激動得像發狂，任何人都不能

勸他安靜下來。

三月三十日馬克思寫信給恩格斯，裏面這樣說：

我底妻因為絕對焦愁已經害病一個星期，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為憔悴。我也是可  
怕的煩惱着。我底心是陰沉的，我底頭是昏眩的，但是我當然要勇敢地支持着。這孩子  
甚至在病中也還是好性格，那樣獨立不羈。

四月十二日，他又寫道：

自從那孩子死後，這家宅似乎空虛而且荒涼。他是這家宅的生命和靈魂。要說明我  
們因為失去他而感覺到何等淒慘是不可能的。我已經受過一切不幸，而現在我才知道什麼  
才是真正的不幸。

由於愛加的死，一家人差不多全都被病魔拖倒了。馬克思也病了，是



肺病。從此以後，他的健康一天壞一天，再沒有能够恢復過來。

但是拖着病，度着艱苦的生活，他還是繼續工作了三十年。

## 九 「馬克思父親又回到我們當中來了！」

共產主義者同盟內部發生分裂以後，資產階級的走狗們，更加集中力量來打擊革命份子。一八五二年，科倫當局大捕革命份子，說他們犯了「圖謀叛逆」罪。馬克思一知道這件事，便滿夜趕寫各種文件，嚴斥和揭發當局這種卑污的陰謀。這些文件，爲了避免沒收，常常要抄好多份，分開寄出去。依靠他這些文字，稍稍遇阻了走狗們的兇談，但有不少人還是被判了刑。

自一八四八年的法國和德、奧各國革命之後，歐洲的革命運動實際上

漸漸地進入了低潮。共產主義者同盟已經盡過了它的歷史任務，不能再繼續存在。同盟的組織者馬克思自科命共產黨員被判罪後也就不能不暫時放棄革命的鼓舞工作。這並不是說，他已不從事革命運動。他是在爲革命作更深的準備工作。他要把思想理論的武器鍛鍊得更好，來供給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去更猛烈地向敵人鬪爭。

差不多有十年之久，他在貧困的生活中作着理論研究的工作。

在一八五七年前後，他全心研究了許多經濟學方面的文獻，大英博物院裏許多官方的經濟文件他也大都看過了。他把研究結果，寫成了一本著名的書：政治經濟學批判。

他在寫那本書時，他的家庭正陷在最困苦的境地中，他又害了肺病，

這種痛苦的情形是可想而知的。寫成了那本書以後，甚至找不到郵費寄給願意出版的人。真像馬克思自己所說的，沒有一個著作關於『經濟』一方面問題的人，曾經像他的『經濟』情形這樣悲慘的。

這時馬克思雖然沒有從事實際的革命行動，然而他的敵人並不放鬆他，一八六〇年發生了一樁對馬克思極盡侮辱的事。

發動的人名字叫做佛格特，以前曾經在左傾團體中充任過領袖，這時卻是接受法國皇帝拿破崙第三津貼的走狗。他在一篇文章裏，公開侮辱馬克思是一幫敲詐爲生的匪黨領袖，專門恐嚇德國國內的人，迫着他們拿出錢來，否則他們便一齊攻擊他。

這一個憑空捏造卑污極點的誣蔑，頓時在社會上激起很大的騷動。馬

克思差不多化了一年的時間，寫了許多文章，來揭露佛格特的卑污面目。這些文章曾經收集在一起出版，書名就叫做佛格特先生。這本書有些人認為它比霧月十八更精彩，更犀利，更發揮了論戰的火力。

經過馬克思的揭露和駁斥，對於馬克思的誤解澄清了許多。（其實，一些比較知道馬克思的人，都不會相信這種荒謬的謊言，這裏只是指一般對馬克思陌生的人說的。）然而，這誣蔑給馬克思一家相當大的刺激。馬克思夫人因此害了發燒和失眠的毛病。她好了以後，馬克思卻又病倒了。他的身體被病魔不斷的摧殘，已經變得很壞了，醫生囑咐他要設法換一個地方休養休養。在馬克思那時的生活情形，要談什麼休養是不可能的。他辛苦萬分的工作，尙且沒法維持這個家庭，他一休養下來，這家庭

的生活會變成什麼樣子？差幸他有一個在荷蘭的叔叔，還有一點錢，接他到荷蘭去休養了一個時期。

一八六一年，普魯士的皇帝宣佈大赦，許多流亡在外的革命者，都相率回到德國，馬克思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時機，從荷蘭趕到柏林去，想在柏林把新萊茵新聞恢復起來。但是，所謂大赦，不過是張開袋口，誘騙革命份子回進袋子裏面來。不久，德國各處又大舉搜捕革命份子。馬克思知道報紙恢復無望，只好回到倫敦。

但在這時，國際革命運動重新發動的時機又漸漸成熟了。馬克思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在任何時候，都把他的精力奉獻給人民大眾所最需要他去做任何一件事上。在需要他做理論工作的時候，他就孜孜不倦地在書堆

中努力，到了實際工作需要他的時候，便又立刻走上他的工作崗位。

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國際工人協會在倫敦聖·馬丁堂開成立大會。在演說台上，一個黑頭髮和黑鬍子的人坐在那裏，他的身體顯然沒有共產主義者同盟時候那樣健壯，但他的精神却並未減損。聚精會神的注視着台下的羣衆，大家望着他，都輕輕地歡呼道：

「馬克恩父親又到我們當中來了。」

## 十 第一國際

工人階級爲要得到解放，必須打破國與國的界限，建立國際的組織，——這是馬克思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思想。多年以來，在實際運動中，在文字著作中，宣揚着這個思想。一八六四年在國際工人協會成立，使他所希望的國際工人組織初步地實現了。因此他把這個組織的成立看做是一樁極端重要的事。這一個團體，包含了德、英、法、意及其他許多國家的無產階級的領袖，國際主義的思想得以廣大地播揚開來，這個團體是具有不可磨滅的功績的。馬克思參加了成立會以後，立刻寫信給恩格斯說：



現在，工人階級的復興顯然在開始了。

在成立大會中，馬克思被選為領導者之一。一直到海牙會議，國際解散，馬克思都是它的領導者。

馬克思一再被病痛所糾纏，而他自己又渴想完成他的科學著作，但他依然毫不吝惜自己的精力，全心全意為國際工人協會工作。有時他也感慨地說：

「唉，作這種運動的時候，最壞的事，就是牠攪得人無法多做一些別的工作。」

他雖然這樣說，對國際工人協會的事，從來沒有一點懈怠。國際工人協會的許多文件，從成立宣言及暫時規約起，一直到關於法蘭西內職的宣

言，全都是他一個人在病痛中艱苦地寫成的。

他這樣忘命地爲國際工人協會工作，自然沒有工夫再寫許多稿子寄出去發表，家庭的生活便更加悲慘了。馬克思的健康也就更受損害了。

有一次，馬克思正在工作，眼前突然湧起一道黑雲，他叫了一聲「燕妮！」便昏了過去。

燕妮趕來抱起他，大聲叫：

「卡爾，卡爾！」

叫了好久，他才醒過來。他們把他抱到床上。

「你覺得怎麼樣？」燕妮問他。

「腿、腰、痛得利害，頭也痛。」他說着，又昏了過去。

他們去請醫生來。醫生說，夜間過度工作是發病的原因。於是，他們把他送到馬爾格拉——一個小村鎮，去休養了幾個月，才漸漸好起來。

病才好，馬克思便又支撐着爬起來，爲國際工人協會工作了。

國際工人協會一些重要的領導人物，一八六五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在倫敦開了一次秘密會議，馬克思也是出席者之一。他在會議上用理事會名義，提議在一八六六年在日內瓦舉行大會，這個提議在會議上通過了。

國際工人協會在近代工人運動上的功績是不可泯滅的。一八六六年它在日內瓦開第一次大會，一八六七年在洛桑開第二次大會，一八六八年在布魯塞爾開第三次大會，一八六九年在巴斯開第四次國際大會，一直

到一八七二年海牙會議，在這些會議上，訂立了一系列爭取工人階級利益的要求，例如工人工作時間應以八小時為最高限度，禁止虐待童工等等。

國際工人協會在日內瓦開會的時候，馬克思並沒有親身參加，他正在努力從事一部極重要極有價值的科學著作。這便是將近一百年後的今天，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還必須仔細研讀的經濟學聖典：資本論。

由於國際工人協會世界進步階層中的聲譽和影響，許多人便借這個團體出風頭，或者就設法破壞它，巴枯寧是這種人物之一。巴枯寧和馬克思一樣，同是從「青年黑格爾派」中走出來的，而且同是德法年刊的支持人之一，他和馬克思有幾近三十年的接觸。然而，由於他在國際工人協會面前所表現的行爲，馬克思和他決裂了。國際工人協會在海牙會議時，決定

開除巴枯寧，馬克思也是贊成者之一，他並且作了一本小冊子：社會民主聯盟和旅行家國際協會，來反對和駁斥巴枯寧。

這是馬克思對待任何人的一貫態度，即：他不喜歡弄不清事實，頭腦空洞的人，他尤其不喜歡那些裝腔作勢的人，而對於那些和他有了分歧，走入了歪路，而無法挽回的，他便毫不容情的和他割裂，不論他和那人私人友誼有過怎樣深久的歷史。他對波爾如此，對普魯東如此，對巴枯寧也如此，對其他！亦莫不如此。

私人方面，他沒有敵人，他從來沒有爲着自己一個人的事和別人樹敵。但在真理面前，他有無數敵人。爲了使真理不被蒙蔽，他不惜也不怯於樹立敵人。

一八七二年，國際工人協會在海牙召集最後一次會議。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化了許多力氣，竭力維持它的生存。但在內外壓力交迫之下，國際工人協會還是解體了。

然而，在馬克思親自領導下的國際工人協會的歷史功績是不能磨滅的，現在常說的「第一國際」就是指它。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的鬪爭思想已由這組織奠定了基礎。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這組織雖不得不解散，但是到了不久以後，又有第二國際出現。第二國際解散後，又有更堅強的第三國際在列寧領導下出現。馬克思燃起了國際主義的火把，這火是再也不會熄滅的了。

## 十一 「資本論」的著作

國際工人協會在一八七二年解散以後，馬克思又可以重新全力做他的理論研究工作了。

資本論的第一卷是已經在一八六七年出版了，他還要努力來準備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稿子。但第二卷和第三卷却一直到他死的時候還沒有完成，只留下了一大堆稿子，由他的老朋友恩格斯來給他編成。讓我們來看一下馬克思寫他的資本論的過程，因為這最足以表現他從事他的著作時的嚴格、認真、絕不馬虎草率的態度。

一八五九年，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出版，這本書實際上是資本論第一卷的不完全的毛胚。但這本書已經是他在經濟學方面研究了十年的結果。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中只有『商品』與『貨幣』這兩章。照他預定的計劃，接下來就應該寫『資本』的一章了。但是因別的工作就擱下來，到一八六一年才開始這工作。照馬克思的向來習慣，如從事一個著作，他一定首先要大量地閱讀有關的參考書，把讀書筆記和自己的意見寫下來作為他著作的準備。例如爲了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著作，他曾寫下十八大本的筆記，照篇幅點起來，要比他最後寫成的那本書多十倍。現在爲了繼續深入研究資本的問題，他在一八六一到六三這兩年多時間中，又足足寫下了二十三厚本的筆記。



這時他的研究工作是十分緊張的。他白天常常到大英博物院的圖書館裏去研讀各種材料。晚上他又睡得很晚，常常工作到第二天早上兩三點鐘，燕妮再三催促了他，才去睡覺。睡到八九點鐘，便又醒了，喝一杯黑咖啡，馬上走入他的工作室裏，迅速工作起來。

經過這樣辛勤的工作，在他這二十三本筆記中已經把資本論的全部內容（包括一、二、三卷）作出了綱要，而且決定把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的內容從新寫過，完全成爲一部新的著作。

於是他就開始根據自己作的筆記來寫那三大卷的資本論的初稿，一面又繼續補充新的材料，研究新的問題。這可化了他將近三年的時間，到一八六五年底全部初稿完成了。但這還是初稿，如果不再加上充分的整理和

修訂，馬克思是決不拿出去付印的。接着又化了一年多的時間，他才把資本論第一卷寫成定稿，拿去付印。

馬克思在研究和分析問題上的傑出才能是世所公認的；他能接觸到問題的核心，把一個複雜的問題分析得異常簡單明瞭，他的這種驚人的分析能力幾乎很少有人能和他比並；同時，他又長於把各種零亂的、瑣碎的事實材料綜合起來，找出它們中間的聯繫，這也不是一般思想家所能望其項背的。像這樣優越的分析力和概括力，是任何科學著作所必不可少的。

馬克思雖然自己知道自己具有這種能力，但他又從不胡亂相信自己這份能力；當他在寫作中，發現一點極微小的，在別人認為無足重輕的可懷疑地方時，他便立刻跑到圖書館去，找所有有關的材料參考，直到他確定自己

所寫的的確沒有一點點錯誤時，才安心寫下去。

馬克思處理他的材料的忠實和謹嚴，是很少作家有過那種程度的。凡是沒有可靠的根據來證明的事實或數字，他從不輕易引證。他總是避免用間接的材料，而盡力採用直接的材料。每一個材料，他都反反覆覆加以仔細的考察，追究它的最後源頭，然後再應用它，例如爲了資本論第一卷中提到英國工廠法的歷史，他就把大英博物院中所收藏關於這問題的全部藍皮書都看過。

藍皮書是英國國會中的調查報告。這種藍皮書是很厚很厚的可以說全都是乾燥無味的瑣碎材料。許多英國上下院的議員，高興起來，常常拿它作槍靶子，計算子彈能夠打穿多少頁，來測定他們武器的火力如何。藍皮

書卷帙之浩繁於此可見。然而馬克思把這許多浩繁的藍皮書一一仔細翻過，而且把重要的地方摘錄下來。結果他在資本論中利用這些材料而寫成的文字不過只佔二十頁而已。由此可以看出，馬克思從事理論研究是嚴格地遵守着實事求是的原則的，他的一切分析和論斷都要從實際材料中出發。正因此，他決不容許在他的著作中有一絲一毫是憑空的猜想，非找到充分的可靠的事實根據不可。

在成年累月進行着資本論寫作時，他的生活是極其困苦的。有些朋友勸他先將其中一部分先拿出去發表，一方面可以從那裏取得一點稿費，解決生活上的困難，一方面也讓人看看這一個輝煌的著作的面目，即使是一部份不完全的面目。然而馬克思一一拒絕了他們的建議。

「不，決不，」他堅決地說，「如果沒有把它寫成爲我認爲最滿意的時候，隨便就拿出去發表，我寧願燒掉它。」

一八六六年八月資本論第一卷開始付排了。在排印的時候，他親自看校樣，在那裏，發現有什麼可疑的地方時，他又不怕麻煩的仔細改正，自己改過以後，還不放心，每一次校樣來了，他都把它送給恩格斯看，徵求他的意見。

馬克思對恩格斯的意見的看重，是超過任何一個人的。他之所以如此看重恩格斯的意見，不是因爲恩格斯是他最篤信的一個朋友，最肯幫忙他，而是因爲恩格斯始終是站在革命的最前線和謹嚴的唯物論者和社會主義者的立場上，他的意見常常就是革命羣衆的意見。馬克思把校樣送去，

常常這樣寫道：

請你在校樣上詳細地寫出你的願望，你的批評，你的疑問來。對於我，這是很重要的。

可是，對於恩格斯所提出的許多意見，他並不是無條件的隨便接受下來。一個細小的問題，他們常常信來信往的討論許久。有些時候，馬克思認為恩格斯的見解不盡正確時，他便拒絕接受。一八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他給恩格斯的信中，這樣寫道：

關於價值形態的說明，爲要使我的見解保持辯證法的立場，所以有些地方我採納了你的意見，有些地方沒有……

馬克思對於他一向最信任，最尊重的朋友尚且如此，可見他的著作態度是何等謹嚴而認真。

在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後，馬克思自然很想使第二卷、第三卷陸續能刊印出來。但是一方面，第一國際的實際工作等待着他去，另一方面，他雖然已經寫成了第二卷、第三卷的初稿，但在刊行之前，他還要做更大的補充和修改。因此這項工作就擱下來。第二卷、第三卷包括的內容更加豐富，他又繼續從事更多方面的研究，他研究各種類型的國家的土地關係的發展史，他研究正在發展着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許多新的經濟現象。甚至他爲了研究俄國的經濟制度，還特別學會了俄文，雖然他除了德語以外，英語和法語他都早已能運用得十分熟練了。在一八七二年，他解脫了第一國際的繁重的工作後，他的全部精力幾乎都用到爲了完成資本論的第二、三卷的研究工作上。

可是他這時的身體健康已經很差了。他自己的疾病和他親屬的疾病與死亡常常打斷他的工作。因此到他一八八三年死的時候，還是沒有能全部完成。如果沒有他的好朋友恩格斯爲他整理和出版遺稿，那就會成爲人類歷史上的一個最重大的損失了。恩格斯根據馬克思的一切筆記、草稿和零碎文稿而編成資本論的第二第三卷，所化的精力也是十分驚人的。到了馬克思死後的三年（一八八五年），第二卷才編成出版，又十年以後（一八九四年）第三卷才出版。恩格斯在看到他的老友遺稿全部印出以後半年也去世了。



## 十二 馬克思夫人之死

正在馬克思用着獻身的精神從事資本論的著作時，風暴一再向馬克思和他的家庭襲來。他已經死了三個孩子，一八八二年十二月二日，他的妻子燕妮又死了。

一八八〇年秋天，燕妮便已經被病魔擊倒在床上了。燕妮害的是慢性癌症，這病是無法醫治的，但也不讓你立刻死。它慢慢的蛀蝕你的生命，讓你痛苦，折磨你，直到你精疲力竭，然後才容許你永遠休息。

用妻子這個字來說明燕妮和馬克思的關係是不夠的。她是馬克思的同

志、伴侶，而且也是鬪士。她是一個貴族出身的小姐，可是她和馬克思生活在一起，過的不僅不是小姐而且不是普通人所能忍受的生活，而從不埋怨。在她死前的二三十年，她爲了維持家庭的生活出了多少力，只有她自己知道。有一個時期，她不敢出門，因爲一出去，周圍許多店家便都向她討債：

「夫人，你欠我的肉錢可以還了吧，你知道，我們做小生意是拖不起的呢？」

「是，我們就還，一定還！」

「馬克思夫人，你上次拿了我幾個麵包，還不曾給錢呢！」

「我記得，絕對不會忘記，你再拿幾個麵包給我吧，我明天一齊把錢

給你。」

但許多商人已經不肯再賒東西給她，她常常要空手回去。馬克思看見她回來，問：

「怎麼，他們又不肯賒東西給我們了嗎？」

燕妮總是這樣回答：

「不，他們舖子關着，大概看舖子的人到外面去了。」

她避免把真實情形告訴馬克思，害怕攪擾了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她給一個朋友的信件中曾經表露過這樣崇高的情操：

最使我痛心的，我的丈夫被這些瑣碎的事所擾擾……這使我傷心……

因此，燕妮病在床上的時候，儘管癌症怎樣蹂躪她，馬克思坐在她

牀邊的時候，總是竭力顯出一付快樂的樣子。

「燕妮，今天你覺得好一點了嗎？」

「親愛的，我覺得今天好多了。」

一八八一年夏季，燕妮知道自己沒有希望了，她還鼓起勇氣到巴黎去看兩個女兒。巴黎回來以後，馬克思自己害了肋膜炎，還夾雜着支氣管炎和新發的肺炎。這病是危險的，有些醫生已經搖頭了。但靠了他的女兒和那個忠實的女僕海倫的悉心看護，他竟然逃過了難關。

那天早上，他掙扎着撐起身來，他的女兒要阻止他，但他拒絕了：

「不，我覺得今天有力氣爬起來了。」

燕妮睡在後面一個房間，還沒有死。他搖搖幌幌的跑進去，緊緊地擁

抱了她。他們兩個人的頭髮已經全白了，但在那一刻，他們都變得很年輕，不像是就要訣別的樣子。

燕妮一生用全心全意愛着馬克思。她不僅外貌美麗動人，她的心地尤其美麗動人。

她一生從沒有埋怨過馬克思，即使在最苦的時候，她都給馬克思看一張美麗的笑臉，使他安心。她不姑息自己，盡力爲馬克思分擔災難，只有在臨終的一刻，她才說：

『卡爾，我的力量崩潰了！』

燕妮安葬的那天，恩格斯在她墓前曾經說過一些話，最後的兩句是：

倘若世界上有過以使別人幸福爲自己的最大幸福的女人，那就是這個女人。

### 十三 「馬克思睡在這裏！」

在倫敦北部一個墓地裏，幾十年來，每天有不少人，跑到一個墳墓前邊，脫下帽子，虔誠地致敬。如果他們帶了孩子，還會輕輕地告訴他們：

「馬克思睡在這裏！」

馬克思自從他的妻子死後，他的身體和精神都壞到了極點。然而，他畢竟是一個不平凡的人物，在那種差不多是殘廢的病痛和精神極度的頹喪中，他還努力掙扎，他還固執地想維持自己的生命。

活着！因為他覺得自己還應該做許多工作。

他聽從了醫生的話，旅行到阿爾吉爾去療養。那裏的平靜的生活，和溫泉的沐浴對他很有幫助，他的健康稍爲好了一點，如果不是醫生和朋友勸止，他都準備恢復工作了。

然而，命運總是捉弄他，當他的健康剛剛有一點起色時，他的大女兒——和母親同名也叫燕妮的突然死了。他的病又發作起來。支氣管炎、喉頭炎，加上肺葉潰瘍，他只能喝點牛奶。十五個月中，吃了大量的藥，現在藥吃下去，差不多沒有什麼反應。在那一個時期，馬克思心裏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這痛苦，並不是由於即將面臨死亡，死亡對於馬克思並不是可怕的事。馬克思所感到痛苦的，是活活看着許多未完成的工作攤在眼前，自己很想去做，而終於不能做。

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下午二時三刻，恩格斯從遠地趕來看他。馬克思那個忠實的女僕海倫從馬克思房裏走出來，告訴恩格斯：

「你輕一點走，他剛才睡着。」

恩格斯走進房。馬克思坐在他常常在那裏工作的椅子上，昏沉沉的睡着，永遠不會醒過來了。

他是在海倫出去時的二分鐘內離開這個鬪爭的世界的。

馬克思死了，但他的遺教，在今天以至於永遠，將一天比一天廣泛的在戰鬪的無產階級中間傳佈開來。無產階級正遵從着他的指示，努力完成「全世界工人聯合起來！」的任務。

他不僅給我們建立了科學的哲學和經濟學，並且給我們創造了無產階



級革命的方針和開闢了無產階級勝利的道路。

恩格斯在送馬克思下葬時說：

他的聲名和勞作是會永垂不朽的！

這是一定的。